

伊朗旧石器考古简史及早期文化的发现与研究

刘 拓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北京 100871

摘 要: 伊朗作为亚洲大陆腹地沟通东西方的大国, 对探究旧石器时代早期东亚和西方石器工业面貌的差异, 是重要的地理节点。然而伊朗旧石器的材料相对匮乏, 外人知之甚少。为方便理解, 本文首先介绍了伊朗的自然与政区地理概况, 梳理了伊朗一百多年旧石器考察、发掘和研究的时间脉络, 在此基础上, 对其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发现与研究现状予以整理。伊朗旧石器的研究程度目前尚低, 不宜过早得出结论; 从现有证据看, 伊朗西部受一定程度的阿舍利传统影响, 而东部几乎不见; 最后从传播路径的角度, 推测了伊朗及周边地区在旧石器时代早期可能的文化图景。

关键词: 伊朗, 旧石器时代早期, 研究史, 综述, 阿舍利

中图分类号: K871.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3193(2017)01-0049-13

Brief History of Iran Paleolithic Archeology and Discovery of Lower Paleolithic Culture

LIU Tuo

The School of Archaeology and Museology,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Abstract: Iran is a big central Asia country between East and West, which acts as an important geographic point for researching the difference of paleolithic industry between East Asia and the west. But because of the political and historical reasons, the archaeological materials of Iran's paleolithic age are so few and few Chinese people know about it. We first survey the physical and political geography of Iran, then introduce the brief history of Iran's one-hundred-year paleolithic investigation, research and excavation, finally organize the current situations of discovery and research of lower paleolithic culture in Iran. We think that the degree of exploration in Iran is low, so we cannot rush to conclusions. From existing evidences, we can see

收稿日期: 2015-06-19; 定稿日期: 2015-10-13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11&ZD120)

作者简介: 刘拓, 男,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硕士生, 研究方向为旧石器时代考古。Email: liutuo228@163.com

Citation: Liu T. Brief History of Iran Paleolithic Archeology and Discovery of Lower Paleolithic Culture[J]. Acta Anthropologica Sinica, 2017, 36(1): 49-61

there is a little Acheulian culture in west Iran, non in the east. Last we analyze the transmission of Acheulian culture, look forward to the prospect of Iran paleolithic archaeology.

Key words: Iran; Lower paleolithic culture; Research history; Summary; Acheulian

伊朗地处旧大陆的中心地带,了解伊朗旧石器时代人类的活动遗迹,对探索旧大陆史前人类的迁徙和文化传播方式十分必要。对中国史前学者而言,要研究东亚远古人类及旧石器文化的演化发展历史,探讨其与旧大陆西部的区别和联系,都避不开这一片目前对国人来讲鲜为人知的地区。

1907年,法国学者 Jacques de Morgan 在马赞德兰省(Mazandaran)的 Pardameh 河阶地上发现了一些石制品,拉开了伊朗百余年旧石器研究的大幕^[1]。自此至 1979 年伊斯兰革命前,以法国和美国考古学家为主的国外研究者对伊朗部分地区进行了调查,发掘了一些重要的地点,发表了不少颇具水平的论文与专著。革命后的前十余年,西方学者离开伊朗,加上两伊战争的影响,田野调查基本停止;而后期伊朗本土研究人员逐渐发展壮大,独立发现并发掘了一些地点。1999 年开始,伊朗本土研究机构开始和国外合作,旧石器地点数量迅速提升。虽就本文所看到的资料统计,各时代的地点总和仍只有千余处,旧石器时代早期更只有十几个,但可以预见到,在愈加开放的环境下,伊朗的旧石器研究将迎来发展的黄金时代,该地区的旧石器时代面貌将更加清楚。

1 地理概况

伊朗位于亚洲西南部,国土面积 165 万 km²,介于北纬 25° 到 40° 之间。东接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西邻伊拉克,西北靠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土耳其,东北与土库曼斯坦接壤;北濒里海,南隔波斯湾和阿曼湾与阿拉伯半岛诸国相望,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占国土面积的 90% 的伊朗高原(Plateau of Iran),海拔多在 900—1500 m,可分为几个小的地理单元。西北部为亚美尼亚高原(Armenian Highland),向东和向南,延伸出厄尔布尔士(Alborz)和扎格罗斯(Zagros)山脉:厄尔布尔士山脉横亘伊朗北部的里海南岸,长 960 km,平均宽 90 km,海拔约 2400—3000 m,山势陡峭,主峰达马万德(Demavend)峰海拔 5671 m,为伊朗乃至欧亚大陆西部最高峰;扎格罗斯山脉由一系列西北、东南走向的褶皱山脉组成,全长 2000 多 km,宽约 200 km,几乎占满伊朗西部和南部,山势较为平缓,其内有很多平坦的山间盆地,是目前伊朗旧石器地点最为密集的区域。高原中东部为沙漠地区,北部为卡维尔(Kavir)荒漠,又称中央荒漠(Central Desert),南部为卢特(Lut)荒漠,地势平坦、海拔较低、环境恶劣,腹地尚未发现任何旧石器地点。高原东部以一系列不连贯的山脊和高地和阿富汗与巴基斯坦分界,称加恩-比尔詹德(Qaen-Birjand)高地。

平原面积狭小,主要在国土西南部,称胡泽斯坦(Khuzestan)平原。此外,沿海地区多有狭长的平原(图 1)。这些平原的山前地区,也有部分旧石器地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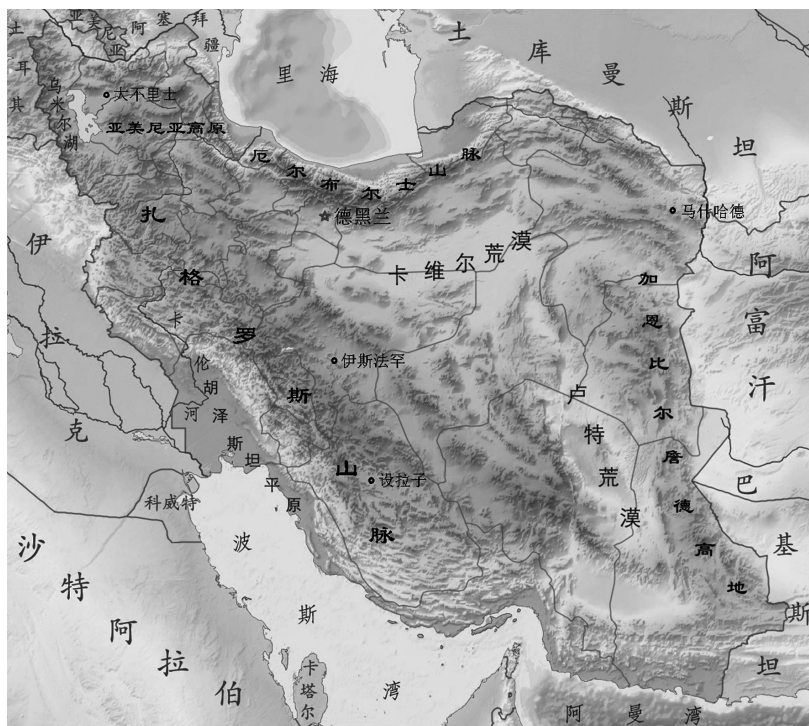


图 1 伊朗自然地理概图

Fig.1 Physical geography map of Iran

气候方面, 伊朗降雨稀少, 气温年较差大, 属大陆性气候; 因夏季无雨, 冬季少雨, 也具有地中海气候的特点。降雨量从西北向东南递减, 可分三区: 占国土多数面积的中东部内陆地区和南部沿海, 年均降雨量 30—250 mm, 两大荒漠地区降雨量不足 20 mm; 西部山区约 400—600 mm; 里海沿岸的狭长地区, 在 600 mm 以上, 甚至可达 2000 mm^[2]。

政区地理方面, 伊朗目前分为 31 个省, 因人口西密东疏, 西部省份较东部密集。东北部古称呼罗珊 (Khorasan) 地区, 分为呼罗珊 (Razavi Khorasan)、南、北呼罗珊省。中东部荒漠地区, 由北向南依次是亚兹德 (Yazd)、克尔曼 (Kerman) 和俾路支斯坦 (Baluchistan) 省。扎格罗斯山东缘, 荒漠之西, 是伊斯法罕 (Isfahan) 省和法尔斯 (Fars) 省。以最大内陆湖乌米尔 (Urmia) 湖为界, 西北部高原分为东、西阿塞拜疆 (Azerbaijan) 省。厄尔布尔士山脉北麓由西向东, 依次为阿尔达比勒 (Ardabil)、吉兰 (Gilan)、马赞德兰 (Mazandaran) 和戈勒斯坦 (Golestan) 省, 南麓为赞詹 (Zanjan)、加兹温 (Qazvin)、厄尔布尔士 (Alborz)、德黑兰和塞姆南 (Semnan) 省。扎格罗斯山区从北向南大致为库尔德斯坦 (Kurdistan)、哈马丹 (Hamadan)、中央 (Markazi)、克尔曼沙赫 (Kermanshah)、洛雷斯坦 (Luristan)、伊拉姆 (Ilam)、恰哈马哈勒—巴赫蒂亚里 (Chahar Mahall va Bakhtiari) 和博韦艾哈迈德 - 科吉卢耶 (Kohgiluyeh va Buyer Ahmad) 省。南部沿海, 为布什尔 (Bushehr) 和霍尔木兹甘 (Hormuzgan) 省。西南平原属胡泽斯坦 (Khuzestan) 省。

因伊朗的英文省名由波斯语音译而来, 本不甚统一, 后文中一律用上述汉语译名书写, 以保持一致性。

2 研究简史

伊朗学者 Nasab 曾对伊朗旧石器的研究史进行过简单的回顾,分为三个时期:1980 年以前,1980~2000 年和 2000 年以后^[1]。本文以此为框架,在介绍研究史的基础上,结合原始文献,侧重对伊朗旧石器地点的年代和空间分布做简单的梳理。由于伊朗作为东西亚枢纽的地理区位和旧石器面貌上的过渡性,本文着重强调遗址的分布位置,并根据石制品面貌的不同进行初步的分区。

2.1 1980 年以前——外国学者独立研究下的初步成果

Morgen 在 1907 年对于伊朗旧石器的开创性贡献,前文已表。1930 年 Henry Field 在法尔斯和洛雷斯坦省进行了一些工作,并且试掘了洛雷斯坦霍拉马巴德(Khorramabad)市附近的 Kunji 洞:这是伊朗第一次有关旧石器的考古发掘^[3]。

1939 年到 1955 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 Carlton S. Coon 在中东进行旧石器考察,涉及叙利亚到阿富汗之间的广大地区,这是伊朗第一次以寻找旧石器地点为目的的调查,Coon 被认为是伊朗旧石器研究的奠基人^[1]。

Coon 发掘了克尔曼沙赫省的 Bisitun 洞,西阿塞拜疆省的 Tamtama 洞,马赞德兰省的 Hotu 和 Belt 洞,呼罗珊省的 Khunik 地点等等^[4-6]。Bisitun 洞日后成为了伊朗最重要的旧石器时代中期洞穴遗址之一,洞中发现大量典型勒瓦娄哇技术的石制品,以及尼安德特人的牙齿和烧骨碎片^[7]。

1960 年,美国芝加哥大学的 Robert Braidwood 在扎格罗斯山区寻找农业及畜牧业起源的证据,同时发现了一些旧石器时代中期的地点——这是伊朗旧石器遗址最丰富的地区第一次进行系统性的田野调查^[8,9]。该团队发掘了 Warwasi 和 Kobeh 岩厦,其中 Warwasi 包括了从旧石器时代中期到新旧过渡时期较连续的文化层,在区域对比上有重要意义^[9]。

这以后,美国莱斯大学的 Hole 和密歇根大学的 Flannery 对扎格罗斯山区进行了更深入的调查,报道了 17 个旧石器地点,并对其中一些进行了发掘。比较著名的有 Kunji 洞(旧石器中、晚期和历史时期)、Yafteh 洞(晚期),Gar Arjeneh 岩厦(中、晚期)等。他们梳理了该地区石器工业的发展脉络,探讨了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旧过渡时期的石器面貌与西欧的区别和联系^[10]。

1969 年,McBurney 在洛雷斯坦省库赫达什特市(Kuhdasht)的附近山下发现了四个高海拔的地点,其中 Humian I 海拔 2000 m,出土了典型的莫斯特工业石制品,是当时伊朗海拔最高的旧石器时代中期地点^[11,12]。其后,Robert Bewley 测其年代为 148000 ± 35000 BP,是当时伊朗最古老的旧石器时代中期地层^[13]。

经过这几次大规模调查,扎格罗斯山地区成为了伊朗旧石器研究的重点,与此同时,其他区域的工作也在进行。1963 年,McBurney 发掘了戈勒斯坦省厄尔布尔士山脉东北 Kiarām I 洞,这是该地区的首次发掘,作者认为该地点属旧石器时代中期,但未发现勒瓦娄哇技术的迹象^[14]。1966~1967 年,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的 Gary Hume 为了研究早期人类

沿阿曼湾北岸从西亚迁移到南亚的可能性,在巴基斯坦和伊朗边境附近(属俾路支斯坦省)进行调查,详见下章^[15]。

1970 年到 1980 年是伊朗旧石器的黄金十年,法国研究者越来越多地参与到伊朗的研究工作中。比较重要的考察与发现有:

Singer 和 Wymer, 1970, 阿塞拜疆地区考察^[16];

Piperno, 1972, Jahrom 地点, 法尔斯省, 中期^[17];

Keraudren 和 Thibault, 1973, 马赞德兰省考察^[18];

Mortensen, 1973, 洛雷斯坦省 Hulailan 山谷考察, 早期到新旧过渡时期^[19];

Ariai 和 Thibault, 1974~1975, 呼罗珊省 Kashafrud 河阶地, 早期^[20];

Sadek-Kooros, 1976, Maragheh 地点, 东阿塞拜疆省, 早期^[21];

Vita-Finzi 和 Copeland, 1980, Makran 地点, 霍尔木兹甘省, 中期^[22];

不难看出,在 1980 年以前的旧石器研究主要由西方学者独立完成。调查只涉及了伊朗少数几个省份,以扎格罗斯山区的洛雷斯坦、克尔曼沙赫、法尔斯省为主,厄尔布尔士山东部、阿塞拜疆地区也有一定的研究,也稍涉及了呼罗珊地区及南部沿海的俾路支斯坦、霍尔木兹甘省,其他地区几乎没有开展工作。粗略统计,伊斯兰革命以前,伊朗全境共发现旧石器地点约 350 处,其中法尔斯省最多,约 200 处;各类发掘共 23 处^[1],但开展深入研究的主要只有 Kunji 洞、Bisitun 洞、Eshkaft-e Gavi 洞、Humian I 地点等几处;人类化石只在 Bisitun、Kobeh、Eshkaft-e Gavi 等地发现,数量稀少,且多破碎:伊朗旧石器研究虽有一些引人注目的成果,但仍处在起步阶段。

2.2 1980 到 2000 年——田野调查的衰退与本土学者的壮大

1979 年伊斯兰革命爆发,几乎所有的西方学者被逐出伊朗;1980 至 1988 年,受两伊战争影响,野外工作基本停滞。在此阶段,国内外学者多利用各个大学、博物馆的馆藏进行再研究。如 Baumler 和 Speth 重新研究了 Kunji 洞的石制品,认为石核、石片利用率高,废品较少,故存在远距离搬运现象;此外该洞的勒瓦娄哇技术没有黎凡特(Levant)地区典型^[23],具有地方特色,据此将其工业命名为扎格罗斯莫斯特,以示区别。

除了石器工业的研究以外,这一时期的学者对于人口流动、社会组织等问题,也进行了一些探讨,这在 1980 年以前并不多见。如 Lindly 比较了扎格罗斯山高海拔和低海拔的莫斯特地点在石制品面貌上的不同,认为代表了季节性的迁徙^[24]。

该时期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本土旧石器学者的出现和壮大。革命以前,旧石器的调查和研究基本由外国人进行。两伊战争期间,伊朗产生了以 Kabiri、Amirloo、Biglari、Nasab 等为代表的一批旧石器学者。1986 年,Amirloo 用波斯语出版了伊朗旧石器研究综述,这是以本国学者的视角对旧石器时代的第一次总结^[25]。

1988 年,两伊战争结束,社会走向安定;1989 年开始,一些本土学者主导的调查与发掘恢复进行。其中重要的调查工作有^[1]:

1990 年,伊朗文化遗产组织(Iranian Cultural Heritage Organization)调查塞姆南省卡维尔荒漠北缘,发现包括 Mirak 在内的两个旧石器地点。

1992 至 1996 年, Biglari, 克尔曼沙赫地区调查;

1993 年, Kaboli, 库姆地区调查;

1997 至 1999 年, Biglari, 伊拉姆省 Mehran 平原考察, 发现旧石器时代早期 Amar Merdeg 地点, 明显的阿舍利特征^[26];

受国内外局势的影响, 这一时期的田野工作远不能和 1980 年以前相比, 但室内研究有一定的发展。本土学者的产生和壮大, 为 21 世纪伊朗旧石器研究的蓬勃发展和国内外的广泛合作奠定了基础。

2.3 新世纪的伊朗旧石器——大规模调查与本土学者的参与

伊朗的旧石器调查工作在 20 世纪最后几年开始逐渐恢复, 随后伊朗本土研究机构开始与西方工作者合作, 调查深度、广度有所增强。这里介绍一些重要的工作。

1999 年, 伊朗文化遗产与旅游组织 (Iranian Cultural Heritage and Tourism Organization, ICTHO) 成立, 设立旧石器调查小组。德国图宾根大学、比利时列日大学、法国波尔多大学、法国国家科学研究院作为第一批受邀的外国机构, 与伊朗本土研究者一同进行调查。这一时期, 日本与伊朗联合调查组在厄尔布尔士山西北麓吉兰省的 Sepidroud 河流域进行田野工作, 发现旧石器时代早期的 Ganj Par 地点, 被认为具有最典型的阿舍利工业特征^[27, 28]。

2004 年, 伊朗国家博物馆、伊朗考古研究中心 (Iranian Center for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与法国波尔多大学合作, 对扎格罗斯山西北部, 尤其是乌米尔湖东岸进行考察, 发现了具有典型阿舍利工业特征的 Shiwatoo 地点^[29]。这一组织还发掘了克尔曼沙赫省旧石器时代中期的 Mar-Tarik 洞, 认为其具有明显的勒瓦娄哇技术特点^[29]。

2004~2005 年, 该组织在与德国图宾根大学合作的调查中, 于伊斯法罕省卡尚东南 60 公里的 Qaleh Gusheh 发现了 24 个地点; 2005 年对其中最大 Bardia 地点进行试掘, 发现了 7215 件石制品, 显示出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旧过渡时期特征。该地点位于卡维尔荒漠西南缘的沙丘内部, 是伊朗中央荒漠区较重要的发现^[31]。

伊朗西南部波斯湾沿岸, 是非洲人类向东亚迁徙至关重要的道路, 田野调查在 2007 年才取得突破。研究人员在布什尔省的 Jam-o-Riz 平原 (海拔 550 m, 距波斯湾 23 km) 发现了 22 个地点, 其中 9 个采集了样品。发现了勒瓦娄哇技术的石核、石片, 以及一些石叶工具, 认为属旧石器时代中期到晚期。工具以端刮器为主, 与北部法尔斯省的工具组合有一定差别, 而接近阿曼和也门, 推测古人类有跨越霍尔木兹海峡迁徙的可能^[32]。

最近比较重要的发现是 2009 年 Nasab 对塞姆南省 Mirak 地点的重新勘察, 2012 年还进行了小范围的发掘。该地点的操作链各环节石制品保存完整, 后期扰动较少, 呈现明显的旧石器时代中期莫斯特技术风貌。文章还对早期人类的迁徙道路做了一定研究, 认为伊朗境内存在波斯湾沿岸、里海沿岸和厄尔布尔士山南麓三条主要的自西向东迁徙线路^[33]。

2.4 小结

从目前的调查结果来看, 伊朗扎格罗斯山地区的旧石器地点最为丰富, 厄尔布尔士山南北、波斯湾北岸、里海南岸、高原中部也有所分布 (图 2)。因为从未进行全国性调查, 不同地区的研究程度差别较大, 当前情况下, 地点的密集程度未必能反映真实情况。

洞穴、岩厦和露天地点都有发现, 其中一些最具潜力的已被发掘。目前看来, 旧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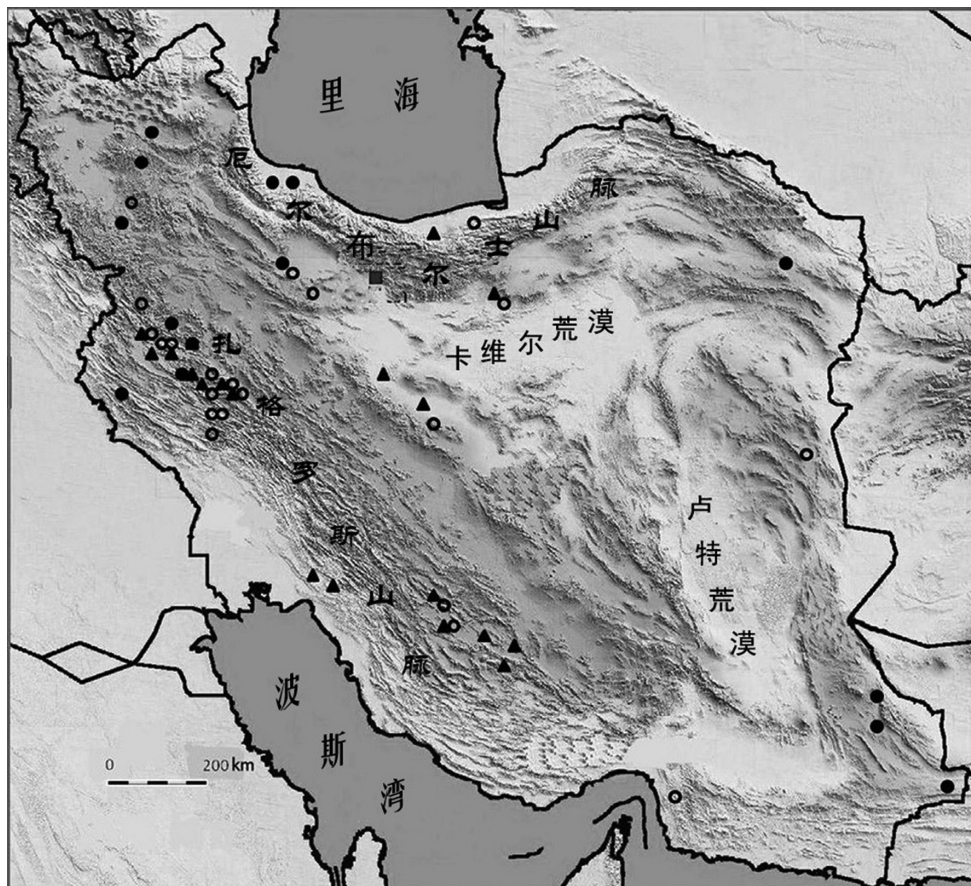


图 2 伊朗的旧石器地点: 早期(黑圆圈), 中期(空心圆), 晚期(黑三角) (据 Nasab 等 [33] 修改)

Fig.2 Palaeolithic sites of Iran: lower sites (solid circle), middle sites (empty circle), upper sites (solid triangle) (Modified from Nasab et al[33])

器时代早期的露天地点较多, 旧石器时代中晚期在过去发现的主要是洞穴岩厦, 经过最近几年的大规模调查, 露天地点也为数不少。这一点和中国的情况较为类似。

人类化石较为缺乏, 目前只在为数很少的几个洞穴中发现人类化石碎片, 多为尼安德特人和晚期智人, 尚未发现较有鉴别意义的早期人类化石。

测年工作只在中晚期得到一些应用, 早期及很多中晚期遗址主要根据石器面貌和动物化石组合进行定年, 可信度较低。

从工业面貌上看, 在旧石器时代早期, 伊朗东部以石核砍砸器工业为主, 西部混杂有阿舍利工业; 中期, 莫斯特工业几乎遍布整个伊朗, 但区别于西欧经典类型, 被命名为扎格罗斯莫斯特; 旧石器时代晚期, 以石叶工业为主, 命名为 Baradostian 或扎格罗斯奥瑞纳: 可以说, 从旧石器时代中期开始, 伊朗基本进入了西方典型旧石器工业发展的轨道, 但早期的情况较为复杂, 东西差异比较明显。了解伊朗旧石器时代早期的情况, 有助于揭示这一时期旧大陆东西两侧石器工业的发生分异的地理图景, 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旧石器研究中的一些问题。

3 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发现

在黎凡特^[34]、外高加索地区^[35]和南亚次大陆^[36]存在阿舍利工业的情况下,伊朗作为连接几个地区的必经之路,其旧石器时代早期的石制品面貌,对于了解这一工业的分布范围和传播途径有着不可替代的意义。但就现有的发现来看,这一问题尚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伊朗学者 Biglari 和 Shidrang 对旧石器时代早期的遗址和地点进行过整理^[27],下文依照这一文章的框架,剔除了后来被证明不属于早期的遗址,并加入了最新的发现;与上一章类似,基于自然地理的遗址分区,也是本章的重点。

1960 年,美国芝加哥大学的 Robert Braidwood 在扎格罗斯山中西部进行旧石器考察,在克尔曼沙赫市东北 10 km 的 Gakia 发现一个石核两面器和多个石片,根据其石器工业的特点,认为属旧石器时代早期,这是伊朗首次发现早期地点;与之同时,还发现一些风格类似的旧石器时代中期石核和石片^[8]。1997 年, Biglari 和 Heydari 再次进行考察,发现大量勒瓦娄哇技术的石核和以及部分晚到青铜时代的遗物,故该地点可能反映了多时期地层的叠压。地点周围有大量燧石露头,因而燧石制品占较大比例,硅质岩、砂岩、石英岩也为数不少。两面器近端较厚,基本没有修理;远端截面为三角形,仅部分刃部被修理:呈现了比较原始的风貌^[27]。

其后的重要发现,在地理位置和石制品面貌上看,主要分为两个区域:一片在东北部呼罗珊地区;一片在扎格罗斯山中北部,又可分为乌米尔湖东岸的东阿塞拜疆省,扎格罗斯山中部西缘的克尔曼沙赫、伊拉姆省以及厄尔布尔士山西北麓的吉兰省三个小片。俾路支斯坦省和霍尔木兹甘省亦有一些疑似早期的发现,但年代尚有疑问。

伊朗目前公认最早的旧石器地点在呼罗珊地区。1974 至 1975 年,法国学者 Arian 和 Thibault 在马什哈德东南 35 至 85 km 的 Kashafrud 地区,发现了 7 个旧石器地点。文化层为河流相沉积,划为三层,分属下、中、上更新统;石制品来自第一层表面采集或第三层内部抠取,共取得七八十件, Abravan 地点最多,达 39 件^[20]。2007 年 12 月,相关机构又对该地区进行调查,在 Jamrud 河边发现了 15 个新地点,其中一些可能属于旧石器时代早期,如在 Ghaleh-Gak 地点发现了重型刮削器和两面加工的砍砸器^[37](图 4: 8, 9)。

原材料主要是石英。石制品类型较全,反映了完整操作链中的各个步骤。石核较小,在 30 至 94 mm 之间;使用直接打击技术,一个台面剥片少于五次,未见修理台面。石片多直接使用,少见修理;少量工具多归属刮削器、凹缺器,也有石锥和砍砸器。从以上特征可以看出,该遗址的石制品制作技术较为原始、工艺较为粗糙,可能与该地区原材料较为丰富有关(图 3: 1, 2)。

此地点地层关系较为明确,作者认为第三层石制品年代属早更新世,距今超过 80 万年。石制品面貌较为原始,未反映阿舍利传统,与奥杜威工业较为类似^[20]。

与呼罗珊地区不同,伊朗西北部发现了一些具有阿舍利特征的地点,以吉兰省的 Ganj Par 地点遗存最为丰富和典型。发现经过前文已表,它位于厄尔布尔士山北麓 Sefidrud 河阶地上,海拔约 235 m。在半公顷的范围内,采集到 140 多件石制品,一半为灰岩,其余岩性庞杂,包括砂岩、石英岩、各种岩浆岩等。工具以大型石核砍砸器、重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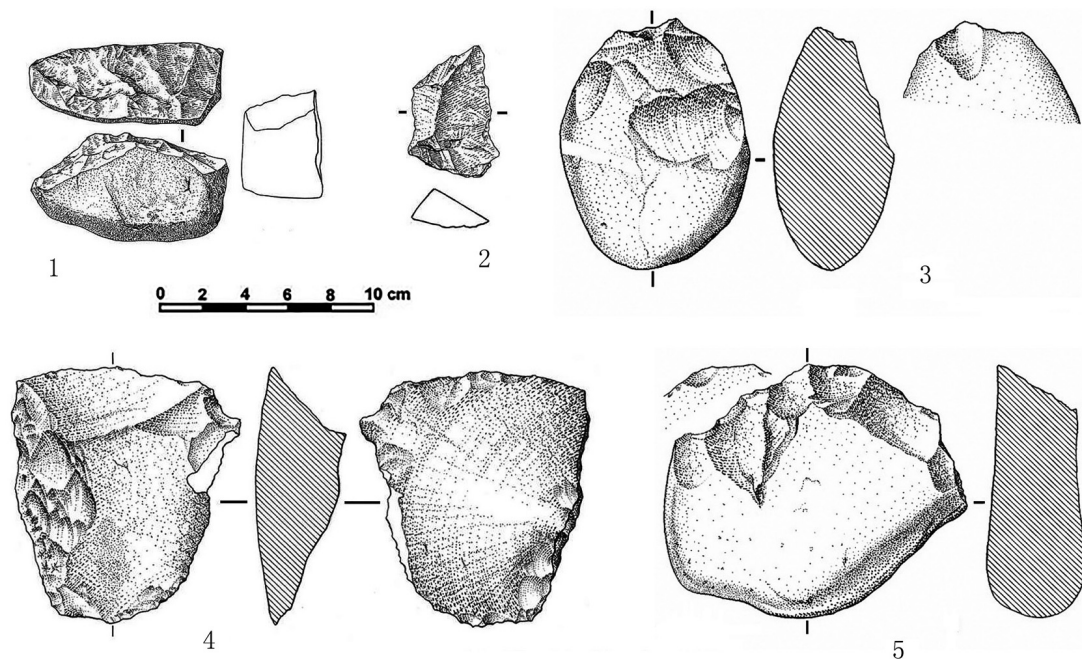


图 3 伊朗部分旧石器时代早期地点的石制品 (1)

Fig.3 Some lithic artifacts from lower palaeolithic sites of Iran(1)

1. 单极石核 (unipolar core), Kashafud; 2. 石片 (flake), Kashafud; 3. 石核 (core), Shiwatoo; 4. 薄刃斧 (cleaver), Shiwatoo; 5. 砍砸器 (chopper), Shiwatoo; 1, 2. 据 Biglari 和 Shidrang^[27]; 3-5. 据 Jaubert 等^[29]

刮削器为主, 手斧、薄刃斧、三棱手镐亦有发现, 体现了阿舍利工业的技法, 但较为粗糙^[28] (图 4: 6)。2006 年, Biglari 和 Shidrang 在这一地点东南 16 km 发现 Darband 洞, 这是目前在伊朗发现的唯一一处旧石器时代早期洞穴遗址。洞深 21 m, 宽 7 m, 采集到大量动物化石和 25 件石制品。岩性多硅质岩、硅质凝灰岩; 个体普遍较小; 石片具有大的石片角, 刃部多见修理, 其中一个显示了类似阿舍利工业的双面技法; 工具比例大, 可归为刮削器、凹缺器、石锥等。动物化石以洞熊为主, 是伊朗旧石器时代早期唯一发现动物化石的地点, 作者认为显示了洞熊和人类对该洞的交替占领^[27]。

在扎格罗斯山中西部的克尔曼沙赫、伊拉姆和洛雷斯坦省, 具有阿舍利特色的地点亦有发现; 除上述 Gakia 地点外, 以伊拉姆省的 Mehran 平原遗存最为丰富。该平原位于扎格罗斯山西麓, 海拔仅 200 至 300 m。1997 至 1999 年, Biglari 在该地区考察中发现了三个旧石器地点, Amar Merdeg 材料最多。石制品以大型石核为主, 也有石片和少量工具; 岩性具有明显的选择性, 大型砍砸器常用较为粗糙的砂岩制成, 而好的燧石石料被做成精致的石片工具; 存在阿舍利特征的两面器, 形态类似 Gakia 地点, 修理粗糙, 形态较为原始 (图 4: 2, 7)。从石器组合上看, 没有石刀、石球、石核刮削器等类型, 体现了与黎凡特地区和南亚阿舍利工业的不同^[26]。1973 年, Mortensen 在洛雷斯坦省 Holailan 山谷发现了 24 个从旧石器时代早期到新旧过渡时期的地点, 其中 Pal Barik 被认为属旧石器时代早期。该地点位于一座低山顶上, 海拔 975 m, 在 50×80 平米的范围内, 采集到 89 件石器, 包括各种类型石核和石片, 以及石核砍砸器、边刮器、端刮器、凹缺器、锯齿形器等工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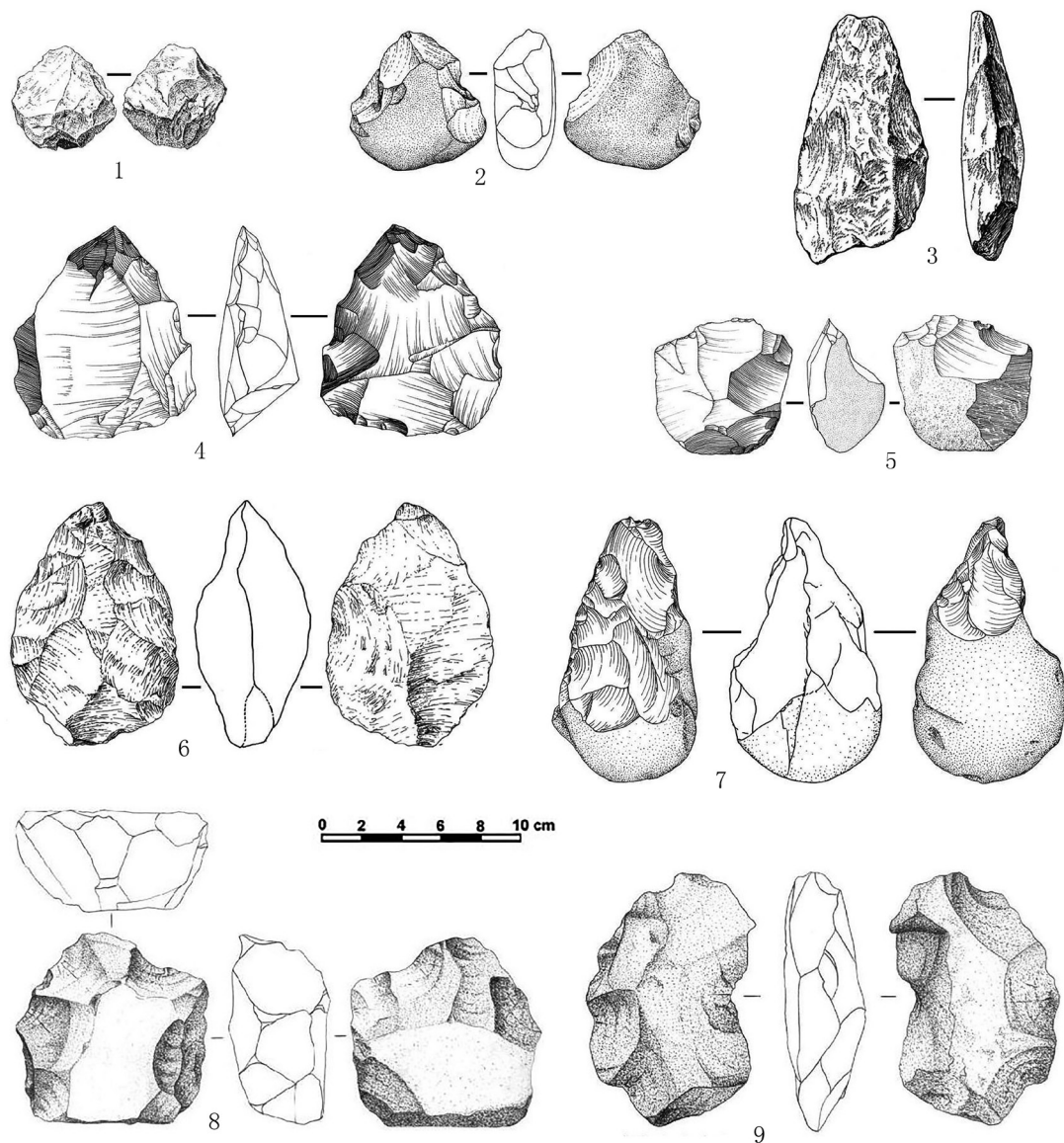


图 4 伊朗部分旧石器时代早期地点的石制品 (2)

Fig.4 Some lithic artifacts from lower palaeolithic sites of Iran(2)

1. 多面体石核 (polyhedron), Sahand 地区; 2. 带尖砍砸器 (pointed chopper), Amar Merdeg; 3. 手斧 (handaxe), Quri Goll; 4. 手斧 (handaxe), Pal Barik; 5. 石核砍砸器 (corechopper), Pal Barik; 6. 手斧 (handaxe), Ganj Par; 7. 两面器 (biface), Amar Merdeg; 1-7, 据 Biglari 和 Shidrang[27]; 8, 9. 重型刮削器 (heavy duty scraper), Ghaleh-Gak, 据 Jamialahmadi 等 [37]

其中有两个两面器, 被认为具有阿舍利工业特征^[19] (图 4: 4, 5)。最新的研究表明, 从地貌和地层上看, 该地点的时代可能已进入旧石器时代中期^[27]。

伊朗西北部地区的第三个小区是东阿塞拜疆省乌米尔湖东岸。2004 年, 伊朗 - 法国联合考察团在 Shiwatoo 地点发现了一百件左右的石制品。该地点海拔 1380 m, 位于 Mahabad 城西北 7 km 的河流阶地上。由于该地为岩浆岩区, 原材料主要为安山岩、玄武

岩, 亦有石英岩; 石制品多大型石核和石核砍砸器(图 3: 3, 4, 5), 其中一件石刀体现了阿舍利工业的特征^[28]。除此之外, 1970 年在 Quri Goll 湖边^[16](图 4: 3), 1976 年在 Sahand 山脉, 也拾获了具有类似风格的两面器^[21](图 4: 1)。

另外, 疑似阿舍利工业的地点在伊朗中部也有发现。2003 年, Biglari 和 Heydari 在卡尚附近 Karkas 山东麓的 Geleh 地点采集到 7 个大石片, 又于 2006 年采集到 23 件石制品。原料均来自当地的粗面安山岩; 石制品组合包括石核、大石片和疑似手斧; 个体均较大, 最大石核可达 27 cm: 作者认为石制品的某些特征类似阿舍利作风^[27, 38]。

最后, 伊朗东南部俾路支斯坦和霍尔木兹甘省也曾有旧石器时代早期的报道。Gary Hume 于 1966 到 1967 年在俾路支斯坦的 Sarhadd 地区发现了 7 个旧石器地点, 以 Mashkid 和 Simish 最为重要^[15]; 1977 年, 伊朗-法国联合调查队在霍尔木兹甘沿海地区 Kargar 和 Karun 河高级阶地上, 发现了 4 个旧石器地点, 采集到 51 个石制品^[39]: 两个地点石制品风貌原始, 最初被定为旧石器时代早期, 但其后通过测年, 都被证明属于中期——前者约在里斯与玉木冰期之交, 后者约在深海氧同位素第 6 至 5e 阶段^[27]。因此时至今日, 伊朗东南部地区的旧石器时代早期发现仍是空白。

截至 2007 年, 伊朗已发现的疑似旧石器时代早期地点仅有十余个, 均只进行了采集工作。由于没有经过发掘, 除部分从地层中剥离出的石制品外, 绝大多数没有确切的地层关系, 相互早晚关系不甚清楚, 部分地点更有属于中期甚至晚期的可能; 除 Ganj Par 和 Shiwatoo 以外, 其他地点的采集品数量均未过百, 部分甚至只有一两件遗物; 另外, 除 Darband 洞穴外, 其他均为露天地点, 且仅有该洞穴发现过少量动物化石, 其余仅有石制品遗存。由此应该认识到, 目前的发现远不能反映伊朗旧石器时代早期的整体面貌, 基于当前材料分析的结果需要更多工作来检验和修正。

4 结 语

综上, 伊朗旧石器时代早期的石器面貌大约可以分为东西两大区域, 东部以呼罗珊地区为代表, 不存在阿舍利工业; 而以亚美尼亚高原和扎格罗斯山西侧为代表的西部地区, 或多或少存在这一传统。但是应该指出, 阿舍利工业在西部的出现是比较零星的, 每个地点的几十至上百件石制品中, 往往只有一两件具有阿舍利工业特征, 虽然有的特征比较典型, 但很难认为是西欧、黎凡特地区那样成熟体系的产物。另外, 这一现象也可能是不同遗址的时代早晚不同造成的错觉。总的说来, 伊朗旧石器时代早期的发现太少, 目前难以获得全面真实的认识。但应该承认, 就现有发现来看, 作为连接数个阿舍利工业区的中间走廊, 伊朗并不像过去想象的那样具有理所应当的发达阿舍利传统。

从伊朗西部的文化传入途径上看, 扎格罗斯山是伊朗西部高原与伊拉克美索不达米亚平原间的地理屏障, 伊朗西北部的外高加索山地以及西南部的波斯湾沿岸地区, 是屏障上的两个缺口, 是进入伊朗内陆相对便捷的道路。现有的考古发现已经证实了外高加索地区丰富的旧石器时代早期阿舍利工业遗存, 而伊朗西南部地区, 应当进行更多的工作。

从东部传出途径上看, 在南亚次大陆存在明确阿舍利工业的情况下, 我们理应相信,

伊朗必须有相应的过渡地区,而俾路支斯坦作为东南部比较关键的节点,理应能发现较发达的阿舍利工业。在东北部,呼罗珊地区是伊朗通往中亚、东亚地区的中继站,其内阿舍利工业的缺乏,与中亚较为一致^[40],进而与东亚一脉相承:可以设想,旧石器时代早期石器工业,是否在伊朗境内形成了俾路支斯坦和呼罗珊两条道路的分化,从而影响了东亚和南亚不同的面貌?这一设想的证实或否定,有赖于呼罗珊省进一步的调查与发掘,有赖于俾路支斯坦明确的旧石器时代早期地点的发现。总之,伊朗这一片十字路口的土地,在未来的旧石器研究中,应当被寄予厚望。

参考文献

- [1] Nasab H. Paleolithic archaeology of Iran[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ities*. 2011, 18: 63-87
- [2] 王新中,冀开运. 中东国家通史——伊朗卷[M].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2
- [3] Field H. Contributions to the Anthropology of Iran[M]. *Anthropological Series, Field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1939
- [4] Coon CS. Cave Explorations in Iran 1949, *Museum Monographs*[M]. The University Museum,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hiladelphia. 1951
- [5] Coon CS. Excavation in Hotu, Iran, 1951. A Preliminary Report (With Sections on the Artifacts by LB Dupree and the Humian Skeletal Remains by JL Angel)[J].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1952. 96: 231-269
- [6] Coon CS. The seven caves: Archaeological explorations in the Middle East[M]. New York: Knopf, 1957 [c1956], 1957
- [7] Dibble H. The Mousterian industry from Bisitun Cave (Iran)[J]. *Pale'orient*. 1984, 10: 23-34
- [8] Braidwood RJ. Seeking the World's First Farmers in Persian Kurdistan: A Full-Scale Investigation of Prehistoric Sites near Kermanshah[J]. *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 1960, 237: 695-697
- [9] Braidwood RJ, Howe B, Reed CA. The Iranian prehistoric project[J]. *Science*. 1961, 133: 2008-2010
- [10] Hole F, Flannery KV. The prehistory of southwestern Iran: a preliminary report[J]. *Proceedings of the Prehistoric Society (New Series)*. 1968, 33: 147-206
- [11] McBurney CBN. On an examination of rock paintings in the Kuh-i Dasht area. Bastan Shenasi Va Honar-e[J]. *Iran*. 1969, 3: 7-8
- [12] McBurney CBN. Paleolithic excavations in the Zagros Mountains[J]. *Iran*. 1970, 8: 185-186
- [13] Bewley R. Houmian, Iran[D]. Cambridge, UK: Department of Archaeology,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1980
- [14] McBurney CBN. Preliminary report on Stone Age reconnaissance in northeastern Iran[J]. *Proceedings of the Prehistoric Society*. 1964, 30: 382-399
- [15] Hume GW. The Ladizian: an Industry of the Asian Chopper-chopping Tool Complex in Iranian Baluchistan[M]. Philadelphia: Dorrance & Company. 1976
- [16] Singer R, Wymer J. A Hand-Ax from Northwest Iran: The Question of Human Movement between Africa and Asia in the Lower Palaeolithic Periods[M]. Mouton, The Hague: In: Freeman LG(ed) *Views of the past: essays in old world prehistory and paleoanthropology*. 1978
- [17] Piperno M. Jahrom, a Middle Paleolithic site in Fars, Iran[J]. *East and West*. 1972, 22: 183-197
- [18] Keraudren B, Thibault C. Sur les formations Plio-Pleistocene du litoral Iranien de la Mer Caspienne[J]. *Paléorient*. 1973, 1: 141-149
- [19] Mortensen P. Paleolithic and Epipaleolithic Sites in the Hulaian Valley, Northern Luristan[C]. In the *Paleolithic Prehistory of the Zagros-Taurus*, edited by Olszewski D, Dibble HL.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Museum. 1993, 159-187
- [20] Arian A, Thibault C. Nouvelles Précisions à Propos de l'outillage Paleolithique ancien sur galets du Khorassan(Iran)[J]. *Paleorient*. 1975, 3: 101-108
- [21] Sadek-Kooros H. Earliest Hominid Traces in East Azerbaijan[M]. Tehran: edited by Bagherzadeh F. In *Proceedings of the Fourth Annual Symposium on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in Iran*. 1976, 1-10
- [22] Vita-Finzi C, Copeland L. Surface finds from Iranian Makran[J]. *Iran*. 1980, 18: 149-155

- [23] Baumler MF, Speth JD. Middle Paleolithic assemblage from Kunji Cave, Iran[C]. In the Paleolithic Prehistory of the Zagros-Taurus, edited by Olszewski D, Dibble HL.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Museum. 1993, 1-73
- [24] Lindly JM. The Zagros Mousterian: a regional perspective[D]. Tempe: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1997
- [25] Hassanzadeh Y, Miri S. Eighty Years of Iranian Archaeology[M]. Tehran: Pazineh Press with Contribution of National Museum of Iran, 2012
- [26] Biglari F, Nokandeh G, Heydari S. A recent find of a possible Lower Palaeolithic assemblage from the foothills of the Zagros Mountains[J]. *Antiquity*. 2000, 74(286): 749-750
- [27] Biglari F, Shidrang S. The lower paleolithic occupation of Iran[J]. *Near Eastern Archaeology*. 2007, 69(3/4): 160
- [28] Biglari F, Heydari S, Shidrang S. Ganj Par: the first evidence for lower Paleolithic occupation in the southern Caspian basin, Iran[J]. *Antiquity*. 2004, 78(302)
- [29] Jaubert J, Biglari F, Bordes JG, et al. New research on Paleolithic of Iran: Preliminary report of 2004 Iranian-French joint mission[J]. *Iranian Center for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Archaeological Reports*. 2006, 4: 17-26
- [30] Jaubert J, Biglari F, Bruxelles L, et al. The Middle Palaeolithic occupation of Mar-Tarik, a new Zagros Mousterian site in Bisotun Massif (Kermanshah, Iran)[C]. *Archeopress, Oxford.: Iran Palaeolithic/Le Paléolithique d'Iran. UISPP, Proceedings of the XV World Congress (Lisbon, 4-9 September 2006)*. 2009: 7-27
- [31] Conard N, Ghasidian E, Heydari S. The open-air Late Paleolithic site of Bardia and the Paleolithic occupation of the Qaleh Gusheh sand dunes, Esfahan Province, Iran[J]. *British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International Series*. 2009, 1968: 141-154
- [32] Dashtizadeh A. Paleolithic remains from the north coast of the Persian Gulf: preliminary results from the Jam-o-Riz Plain, Bushehr Province, Iran[J]. *Antiquity*. 2009, 83(319)
- [33] Nasab HV, Clark GA, Torkamandi S. Late Pleistocene dispersal corridors across the Iranian Plateau: A case study from Mirak, a Middle Paleolithic site on the northern edge of the Iranian Central desert (Dasht-e Kavir)[J]. *Quaternary International*. 2013, 300: 267-281
- [34] Bar-Yosef O. The lower paleolithic of the Near East[J]. *Journal of World Prehistory*. 1994, 8(3): 211-265
- [35] Kolpakov EM. The Late Acheulian Site of Dashtadem-3 in Armenia[J]. *PaleoAnthropology*. 2009: 3-31
- [36] Gaillard C, Mishra S, Singh M, et al. Lower and early Middle Pleistocene Acheulian in the Indian sub-continent[J]. *Quaternary International*. 2010, 223: 234-241
- [37] Jamialahmadi M, Nasab HV, Nashli HF, et al. Kashafrud revisited: discovery of new Palaeolithic sites in north-eastern Iran[J]. *Antiquity*. 2008, 82(317)
- [38] Biglari F. The Preliminary Survey of Paleolithic Sites in the Kashan Region[J]. *The Silversmiths of Sialk (Sialk Reconsideration Project)*, edited by SM Shahmirzadi. Tehran: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Center. Iranian Cultural Heritage Organization.(Farsi). 2004: 151-168
- [39] Thibault C. Préhistoire de la région de Minab (Iran). Rapport dact., Octobre 1977[M]. Bordeaux: Institut de Préhistoire et de Géologie du Quaternaire. 1977
- [40] 丹尼(巴基斯坦), 马松(前苏联), 芮传明译. 中亚文明史第一卷[M].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2